

# 性情本色

贾平凹：金平才华洋溢，我留意读他的文章。  
任何一点素材到他手里，都能生成绝妙好文！

JIN PING SHOU JI

金平手记

JIN PING SHOU JI XING QING BEN SE

# 性情本色

金平著

JIN PING SHOU JI · 金平手记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性情本色

作 者：金 平  
责任编辑：董孟戎  
封面设计：陈硕工作室  
技术设计：陈 说  
责任校对：李 佳  
出版发行：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610012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陈硕工作室  
印 刷：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1.5  
字 数：254 千  
印 数：1-2000 册  
书 号：ISBN7-220-04401-1/I·683  
定 价：21.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金平是我的挚友，他是极难得的一位独具慧眼的编辑家、作家。我有几本重要的书都是他发现与首肯，并极力编辑出版。我相信他。

——贾平凹

# 目 录

妙 境 .....	1
心 境 .....	51
世 境 .....	99
人 境 .....	144
生命的圣乐 .....	172
一个深邃的艺术精灵 .....	189
说不尽的贾平凹 .....	214
何以安妥破碎的灵魂 .....	222
贾平凹的美文观 .....	233
涅槃之境 .....	237
一路泥泞 .....	243
梦走银川 .....	253
瑞丽大写意 .....	265
情思一缕在澳洲 .....	275
受感的行旅 .....	292
黑 泉 .....	317
早 峡 .....	329
博艾霍拉诱惑 .....	335

## 妙 境

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形了，你把身子放平，让肌肤和魂魄一同去吻地上的青草。人躺着很随意，人躺在毛茸茸的草地上会裹一身绿的宁静——不去听轰鸣，也不屑尘嚣；偶尔，林间的鸟鸣也叫人心惊。人这时候无须警惕横冲直撞的车、无须提防摩肩接踵的人——仰脸是蓝得晶莹的天、白得安详的云；无边的阳光奔泻，你会感觉阳光的真纯。

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形了，你把身子放平，放平在天地之间，让紧绷的筋骨连同紧绷的心弦一道松弛。人一松弛就丢了烦恼、淡了利禄、疏了功名；人一松弛便拾起天籁、迸发灵感、唤回童心。当然也是松弛，才会在昨夜搅合了风雨、搅合了林喧、搅合潺潺溪流做一个好梦；松弛后的梦境有霓虹、有青山、有声韵起伏的蛙鸣……

假如倒回二十年，你不会珍惜这样的情形。那时候年轻，年轻人不知道珍惜。年轻时觉得草地很平常、日子很充裕，觉得时光和生命遥远得没有尽头。年轻时的心思就是追逐、追

逐，什么都不要放弃！……要经过很久很久，你才会回头，回头一打量你才发现：仅仅去追逐还不是生命的全部。

现在你愿意歇一歇，也希望躺一躺，不凭借年轻也不矜持于你的追逐，就这么宁静而又松弛地挽起青草、流泉，挽起阳光和风，看看日子里到底有什么。这时你会发现，值得你珍惜的往往不是你的追逐，而是生活里蛰伏了许多年细如泥屑的往事，是记忆中相守了许多年淘洗不尽的金砂。这些金砂般闪亮的沉淀才是日子；沉淀在日子里的金砂无需你追逐，而教你珍惜。

或许正是懂得珍惜之后，你才在众多的生涯中挑选了写作，在众多的诱惑中钟情于文字，在世间熙熙攘攘的喧闹与追逐中，你执拗地背过身去对自己说：我要安宁。是的，你可以要许多，可是你只要安宁。你觉得生命走过了动乱与饥馑，走过了惶惑和迷惘，如今生命又迈过浮躁一步跨进安宁，这就比什么都珍贵、比什么都好！正是安安宁宁面对人生，从从容容面对世事，实实在在面对心灵，你才会初衷未改、孜孜不倦，让静默的方块字列队孕育在朴素的稿笺里，不用色素，不用糖精，也不用添加剂。你说这些文字这些书卷不是别的，是你的孩子。你还说人境之中追逐其实很容易，难得的是珍惜。因为满世界的诱惑太多太多，多得没有穷尽；没有穷尽的诱惑像鞭绳抽打你，恶狠狠叫你抛弃你心中的珍惜……

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形了，你卧着青草，沐着凉风，听着树林里远远的虫鸣和鸟叫，然后仰脸面对蓝天里真纯的阳光——这一刻你已经非常明白了：生命已经不仅仅是追逐，日子又一天一天沉积着金砂，那么大红大紫的浮躁、大利大禄的诱惑不过是浮云流水。而真正感动你、激励你的只有大波大澜的生活，大起大伏的文思；波澜起伏间你惟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

写作。

写作值得你珍重。写作值得你珍惜。

——既然人境有了珍惜，那么人已经不惑了。

## 二

回想起来，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办好调动手续，我即将脱离原先的工作单位，同事们照例客客气气，欢聚一堂，喝茶、嗑瓜子，开个欢送会。

那时候我二十四五岁，真的是年轻，若以当时的身负重任，再按眼下的价值取向，为官仕途其实很有一番“前途”的，却不料我文迷心窍，非要脱离机关执笔为文不可。这当然有点不顺人情，自然大家就说了很多惋惜的话，好像人不为官、生不求仕就是丧魂落魄之犬。

言说到底，茶喝白了、话说淡了、瓜子堆拣平只剩了些干瘪籽儿，这时角落里一位老者徐徐开口。他说：“依你的秉性，依你的城府，我看不宜干大事、当大官。第一步，离开机关、脱离仕途，学一两样本领对你好；就是将来有机会为官入仕，我亦劝你三思而行。第二步，年轻气盛，追求完美，凡事要争个第一，其实年轻必然，无可指摘。不过依你的性情、依你的书生气，我看你——才学宜隐不宜显，锋芒宜敛不宜露。庄子说，做人行事当在‘才与不才’为最高境界啊……”

这位老人大约是机关里最年长的一位，白发锐目，满腹经纶，我们在机关的上下两层楼里办公，他在楼下，我在楼上，彼此认识却交道不多。他上了年纪，有病，话不多，走路常是踉踉的。我那时二十出头，奔上跑下不知疲倦，上下楼梯一跨

两三级，与他擦肩而过时带起一阵风。从临别时的这番话，看得出他一直在默默地观察我、揣度我、给我一点认真的指教。

以后，读书渐多、阅历渐深，满腔热情被迎面泼下冷水的事情也不是三回五回，我开始回味老人的话，开始读一点老庄、读一点禅。“才与不才”是说人生在世理应有才干、必须有才干，否则无以区别于人、无以立足于世！朋友看过我的手相，说我的一生无依无靠、无骄无恃，谋稻粮、度日月，惟劳碌谋事。而那“不才”之意，似乎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没有才干”；窃以为“不才”即是“不要显尽才华”——“恃才不露”、“大智若愚”是“不才”最好的注脚。著名的“冰山定理”不仅仅造就文学大师，更造就智慧的人生。依佛主看来，人的悲哀在他怕自己被埋没，想出人头地，想与众不同，如此而已。想与众不同，结果怎样呢？说来可悲，与众雷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想自己出类拔萃、不同凡响，所以才在那里日夜拼搏。其实哲人一语道破：“在生活中，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只不过是背景经常更换，有人上场，有人下场，如此而已。”

那么，一个人，一个身有才干、学有专长、希望对社会公众有一番作为的人，如何把握“才与不才”的度，确是一门学问，一种科学。谓之“多一分则殆，少一分则逊”。读流沙河先生的《庄子现代版》，其中这样阐述：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瑕疵，尽善尽美难以做到，倘若执意为之必将终生受累；世间万事万物自成一格，牢不可破，若一定去改变，你已经没有时间了。记得捧读《庄子》的这一天，我在旅途，随身携带一只半导体，读庄冥想、出神入化之际，收音机里播出陕西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逝世的噩耗——积劳成疾的路遥啊，这时仅仅42岁英年！

这么多年，“才与不才”，叫我咀嚼不尽、回味无穷。“才与不才”的潜移默化，给了我人生的大视野、大心胸、大境界，由此我还举一反三，觉悟诸多——

比如说“财与不财”。生活在商品社会，置身于经济大潮，要延续生命、要成就自身、要养育子女、要尽忠尽孝，“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同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勤劳获酬，天经地义，若一头扎进钱眼里巧取豪夺、贪赃枉法，岂不违背了我们挣钱生活的初衷。古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假如堂堂的人真像鸟雀一般为身外之物陷入囹圄，岂不鸡犬不如吗?!再说干文化、做编辑、写文章，自古以来皆清贫，你能富得过“船王”、“车王”、“石油大王”?!社会有你我安身立命、衣食无虞之地，真的就该感激上帝感激主，然后安安静静开发心智，去干自己的本行。

再比如“名与不名”。俗话说“人生识字糊涂始”；依我看，“人生识字名利生”。虎死留张皮，人去留个名——这大约是祖祖辈辈传下的规矩，也是历代文人前赴后继的信条。文学创作、编辑出版，这行当说到底就是成就功名、树碑立传。不图名，你当作家干啥？不图利，著作权法又何必规定“获得报酬权”？只是，为名同为官、为财一样，仍然有个度。君不见沽名钓誉者，招数使绝，脑汁绞尽，图了大名，浪了虚名，却结果人还在，文已死，名更臭，这样求名成名岂不南辕北辙?!萧伯纳说得妙：“人生有两种悲剧，其一为欲望难遂，另一为欲望得遂。”那么“名与不名”的境界是否可以少一点悲剧色彩呢?!

又比如“官与不官”。人的一生难免不负点责任、担点官职，老百姓不是说：“三个百姓一个官，你不去做他去做”，可见中国官位之多！既然官多，就不必摆一副官架子，因为对书

生文人来说，多一点职务总是多一种责任，担几分风险，少了几许轻闲；再说官这玩艺才真的是身外之物，乌纱捏在别人手里，来如雨、去如风，散淡之人，你能去刻意求之？！那么好了，在岗工作尽心尽力，不在自己的职责内败了公家的事，坏了单位的名。哪一日挂官而去，也自自然然——“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东西”，如同桌上加一道菜减一道菜。西哲罗素比我们深刻，他说：“人生最难学的便是过那座桥，烧那座桥。”

……由此思索下去，还有诸如此类的人生课题让人思索无穷。用我们祖先朴素而深邃的辩证法去解读五色迷目的生活，多少年了总让人不懈努力，不尽心得。这时候，我就从心里深深地感激那位智慧的老者，感激他给我的人生箴言，感激他对我真正的关切、真正的爱。

### 三

一头驴走在道路左侧想要吃路左边的青草，忽然扭头发觉道路右边的青草看起来更鲜嫩、更肥美，于是左顾右盼，进退为难，不知从何下口，终至饿死。

这则寓言流传很广，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表面上看是讥笑那头愚蠢之极的笨驴，其实以驴鉴人，是在嘲讽人类的自作聪明。因为笨驴不具知性，无从权衡自己行为与其后果的优劣得失，饥则食、困则卧，起止任随天性，行为听凭自然，绝对不会在两块草地孰优孰劣、吃左吃右的盘算中毙命。

反之，“万物之灵”的人类则没有这么简单，有知性、析得失、趋利益，惴惴难安、斤斤计较，人们为达到目的总要避

害趋利、事半功倍，念念叨叨：是这片草好呢还是那片草强好？结果权衡估算、犹豫不决，终使人茫然不知所措。

常听人说，待嫁女子择婿艰难。面对各具特色的求爱者，孰择孰弃？有的外表俊俏恰又囊中羞涩，有的富家子弟却相貌丑陋，还有的有钱有貌偏偏无才无德，你说叫那黄花闺女钟情于谁！听说一位母亲叫女儿独自在闺房思量多日，嘱咐女儿转过身去，说如果你中意 A 君就耸动右肩，假若喜欢 B 君则耸动左肩，倘若看上了 C 君就使劲点头。最后女儿又点头又耸肩，点头不止，双肩齐动，母亲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当然，这个笑话纯属虚构，但它反映的人们面对重大抉择的迷惘心态却又千真万确。女儿点头耸肩所表达的心愿，或许并不是将 A、B、C 三君都择为婿，恰恰希望取三者优点合而为一，成全自己的理想。

生活中叫人左右为难、进退不得的事情还有很多——就学、择业、任职、婚嫁、经商、留学、迁徙……人的每一种需求都面临取舍的利弊、权衡的苦恼。这时候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相传西洋的幽灵有脚，日本的幽灵也有脚，但到了十八世纪江户幕府中期，日本著名画家圆山应拳说：“脸色苍白，披头散发，神情恍惚迷离，内心骚动不安，这岂是幽灵，恰是饱受忧患之苦的世人之写照。”谁心里都明白，左顾右盼至极就难以迈步，懊恼忧烦太甚则动弹不得，动弹不得的人要双脚有何用？！圆山应拳画师顿悟至此，便将幽灵的双脚去除，反而使其幽灵绘画更高妙、更出色。

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巴斯噶把人称作“思考的芦苇”，更为真实地揭示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的确，万物之灵的人具有思考能力（即知性），以此区别于其它；然而也恰恰因为具有知性，以至人成为纤弱的芦苇。一方面，辉煌灿烂的

人类文明升华了人，成就了人；另一方面，错误的认知、愚蠢的偏见又使人类的创造力倍受侵蚀与困扰。困扰的人们如何走出自设的迷惘与困苦，这叫人想起一句著名的禅语：

所谓学习佛道，就是学习自己；所谓学习自己，就是忘却自己；所谓忘却自己，就是使证万法；所谓使证万法，就是使自己的身心与他人的身心得以脱落。

古代哲人的教诲无非是要人明白：舍弃自我、忘却自我，并不意味着丧失自我、放弃自我，而恰恰相反，是藉此展示本质上的自我，超越浅近的物欲而去追求生命的永恒。“随处作主，立地皆真。”那头觅草的驴倘若不在两块草地间患优患劣、患多患寡，而只是俯下头啃草果腹，那么它会安然活到今天；活到了今天，那么它自然会明白哪一片青草更肥美！

——由此，人们应该觉悟：禅者的生活行止便是一派悠然自得。

## 四

在前人已经拥有这么多成就的今天，怎样才能找到发挥自己智慧和才能的天地？文学家们、诗人们、一切尚且愿意以有生之年为这个世界留下几点斑斓的人，都在思索着拷问自己。

T·S·艾略特曾经说过：“每当一位伟大的诗人降临人世，有些事情便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后人不可能再重复，也难以再重复。”作家、艺术家们也不断发出这样的叹息。罗伯特·伯顿抱怨说：“我们在干什么呢？除了重复前人已经说过的话以外，我们其实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托马斯·卡鲁面对灿若星河的

艺术天空几乎是哀叹：眼前除了“劫后的原野”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前人很努力、很勤勉，所有的“创造的花蕾都被采光了”。著名的拉布吕耶尔愤愤不平地说当代作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靠“牵强附会”出头，要么像奴仆一般地模仿前人，而命运惩罚我们的似乎更是第二种选择。充满自信、自尊然而又自知的罗伯特·L·斯蒂文森的话如空谷回音，可以倾诉许多人的内心隐秘：“我曾经……孜孜不倦地模仿哈兹里特、兰姆、华兹华斯、托马斯·布朗以及笛福、霍桑、蒙田、波特莱尔，还有奥伯曼。……当我一旦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时，我几乎是被迎头一击！”

在音乐界，怀着敬畏之心面对杰出的前辈望而却步的例子同样不少。十九世纪的作曲家们把贝多芬看成“敬畏的偶像，至高无上的神，他的第九交响乐是人类艺术的顶峰”。他投下的阴影如此浓重，使得勃拉姆斯只写了四部交响乐就金盆洗手。更有甚者，古斯塔夫·马勒和安东·布鲁克纳各自都写了九部以上的交响乐，但谁都不肯承认自己。马勒的第十部交响乐尚未终卷就搁置一旁，而布鲁克纳则无论如何不肯给他的两部早期作品编号。他的D小调交响乐叫Die Nullte（零号）。再看贝多芬本人，却还在他最后的日子重读韩德尔的乐谱。这种困境周而复始，好像永远没有尽头。1986年曾有一位批评家说：“当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作曲家们有个大难题。他们的难题叫作西贝柳斯。”这个西贝柳斯使得“那些他以后的人们要么模仿他，要么干脆放弃自己同他一样与生俱来的权利，舍此别无选择。”

政治家们虽然不像艺术家们那样敏感，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威望焦虑”。为了克服它，他们常常把自己和先前的伟大人物联系起来。亚历山大大帝坚信自己是赫尔克里斯和阿喀琉

斯的后代，而且从这种信念中得到力量；托勒密一世把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搬运到埃及，在这个国家里掀起一股崇拜亚历山大大帝的浪潮。据说，凯撒在做出他那个要命的渡过鲁比肯河的决定之前，曾经回想起他在加的斯看见过的一座亚历山大大帝的像，它的模样曾经令凯撒忌妒不已。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了把她自己和被看作半个神的彼得大帝联系起来，下令建造一座这位先皇的雕像。“一块重达 1600 吨的花岗岩被拖到涅瓦河岸边，用来做底座”，可见这雕像多么巨大！

美国的政治领袖们也同样想方设法让过去的英雄来帮自己的忙。在安德鲁·杰克逊的时代，政敌们花很多时间来争论杰斐逊 1826 年临终前是否改变了他 1824 年的立场，不再反对提名杰克逊。白宫的一位又一位继任人，为了要和从前的某一位白宫主人的声誉齐名，这种被幽灵笼罩的精神负担简直难以忍受。甚至显得有些像《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里的那个霍尔格罗夫。这位霍桑小说里的主人公叫喊道：“我们难道永远、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过去么？它像巨人的死尸一样压在现在人的身上”，这是因为霍桑那一代人生活在一个伟大时代刚刚结束之时。爱默生的《论自然》开篇即道：“我们的时代是个追忆过去的时代。它刚刚埋葬了逝去的先人们。……这些先辈们曾经直接面对上帝和大自然，而我们不能，我们只能透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上帝、看自然。呵，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享有同宇宙万物直接沟通的权利呢？……”

## 五

世态正五色迷目，世风也人欲横流。要在满世界匆忙、满

心怀浮躁的情况下，去找寻人心里的一点可怜的余情、余思、余暇、余闲，几乎不可能。已经不需要考据，事实上我们已经被抛入一个物化的时代，而且这无情的抛掷才刚刚开始。

有识之士告诫人们：这样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古代中国人向来就不曾像中世纪欧洲人那样拒绝物的引诱和享受，尽管唐宋明三代的商品经济也一度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与当今的时代物化相比，人们对物的崇拜与追索从来没有占据文化的中心，物的力量也从来没有使心的力量屈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传诵至今，至少说明这样维系着古代道德的大言至理，恰似堤防，在志士仁人心里护卫着一片余情余思，在民族文化的沃土长存着灵魂的栖息地。

我们今天的遭遇，或许比古人要严峻得多。物化的时代风潮席卷而至，挑逗着人们的物欲，夸张了闪闪发亮的财富，我们只从文学的日益被物化，就已经心神不宁、寝食难安——专家作出这样的评价：“大约从1988年起，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无所作为，它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如何应付日益逼近的物化时代。每一个人都尽其本能地对此作出反应、感受、抉择和行动，没有思索，没有意志，甚至没有余暇沉思默想、虚构妄言。”大概已经没有人怀疑了，在二十世纪最后这几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有钱人，长时期贫困的国度，会雨后春笋一样涌现阔佬、富翁和殷实人家；长时期拮据的国民，会层出不穷地玩弄着“奢侈魔方”，变着花样地开销享受；然而恰恰人们不会惦记红尘十丈之中，我们一个文明悠久的民族，会有多少心有闲暇、情有闲思、笔有闲歇的高堂雅士、骚人墨客。出言或许偏颇：文学艺术不是富翁阔佬的私生子，文明进步也绝不仅仅是物的夸张和显示；否则，家财万

贯之徒岂不都能取一项“文学大师”的桂冠?! 文学是“心有余”的产物。

“心有余”的文学恰似日月朗照，观照人的生命终极，思索人的生命本质。

过去我们批判过“精神贵族”，自然也把贵族的精神弃若粪土。其实说白了，“精神贵族”就是“心有余”者——他们不必为衣食温饱碌碌终生，也无需面对通货膨胀束手无策，他们超然物外，他们俯视红尘，鄙薄这一切，忽略不计这一切，转而全身心潜入人类的精神世界，倾其毕生精力去构筑自己的文学殿堂。譬如托尔斯泰倘若没有祖传的庄园，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恐怕难以写出洋洋洒洒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家境若是温饱有虞，跌在贫困线以下，要靠“希望工程”来救助，恐怕作家的艺术灵感难以萌生，《烟》、《罗亭》、《贵族之家》的构思只有烂在肚子里。可叹的是，眼下我们身边一些人，钱并不少，家境也富裕，然而他们匍匐在钱眼里就绝不抬头。他们的生活永远是物质的。难怪有人断言：一个时期里，中国有阔佬，难以有贵族；中华民族倘若难以产生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大师，那悲哀绝不仅仅是文学的。

人在物化时代如何抗拒物的扭曲和挤压，我们在谋求生存温饱的搏击中又怎么心存闲思、笔有闲情，这恐怕是陷入拜物主义泥潭的文学精神难以抬头的困惑。我们眼前大约还只能从马克思的教诲中获得抚慰和安宁，这就是“劳动者只有权拥有他为了生活下去所必需的那么多，并且也只有权为了拥有‘这么多’而生活下去。”事实上也是如此，从来没有人在这种生活中一直到死都感到快乐，包括那些一生为了拥有物而活着并且确实拥有了它们的富人和阔佬，他们往往直到临死前才意识到，自己除了拥有物之外便一无所有。“你存在得越少，你表